



文艺谈

新春说马

□ 葛昌永

在中国人认知中,天上行者之王是龙,地下行者之王是马,故有龙马精神之谓。龙是中华民族之图腾,能与龙并列成词者,只有凤、虎、马而已,没有之四。马有灵性,象征自强不息、奋勇向前与忠诚勇毅,所以马被列于六畜之首。在世界古代及近代历史长河中,马在战争、运输、耕作中的地位,没有任何物种可以与之匹敌。

所以在属相文化中,便少不了马。十二年有一马年,循环往复,以致无穷。在中国人词汇中,马总是用于向上、阳刚、正能量方面,譬如:用“千里马”比喻人才;用“马到功成”比喻唾手可得;用“一马当先”“马前卒”比喻冲在前面;用“立马万言”比喻又快又多;用“驷马难追”比喻独领风骚;用“天马行空”比喻横空出世;用“金戈铁马”比喻所向披靡;用“老马识途”比喻长者智慧;用“横刀立马”比喻不可战胜;用“马上得天下”比喻武力开拓江山;用“人欢马叫”比喻热火朝天;用“风樯阵马”比喻凛然气势;用“竹马之交”比喻忠贞

爱情;用“宝马香车”与“金马玉堂”比喻人间富贵;用“万马奔腾”与“跃马扬鞭”比喻团结奋进;用“马如游龙”与“风马云车”比喻来无影去无踪;用“路遥知马力,日久见人心”比喻耐久;用“马上有福”与“马上有喜”比喻很快就有好运。等等。总之,用马造句,没有负能量。即使“马放南山”,意在提醒和平年头不能荒废武功;“马后炮”,形容没有马上行动所带来的滞后效应。请看“驰骋”二字,若去掉左边马字偏旁,还成其“驰骋”吗?这,便是马的魅力。

放眼历史,“铁马冰河入梦来”;那一篇篇历史长卷,处处烙印着马蹄深深的印迹。自轩辕帝驾指南车破蚩尤,到周穆王八骏巡游昆仑仙境;从楚河汉界上兵马对峙,到汉武帝为求大宛天马遣使西域,从关公赤兔马与刘备的卢马,再到唐太宗昭陵六骏,从胡马胡服到成吉思汗铁骑横扫欧亚,马始终是王者的羽翼,彰显的是帝国雄风。伯乐相马的故事,韩愈的《马说》,“马踏飞燕”的铜雕,还有唐三彩里披锦戴玉的骏骑,不仅是文化与艺术瑰宝,更是我们这个民族对速度与力量、自信与毅力以及诗与远方的追求。

当下,科技日新月异,马似乎没多大用场了。时代进入汽车、火车、飞机、飞船、导弹、无人驾驶与无人机迅速迭代的时期,虽然“驾驶”“驰骋”这些行为,现在看确是不需要“马”了,可我们在写这些字时,若不小心丢了马字部首,一定是写错了字。这,便是马留给我们和未来的永恒烙印。当然,我们还可以时不时在千里草原上,在画家笔下,依然能看到万马奔腾的景象。2026年又逢马年,自然让人想起奔腾与飞跃,想起开拓与前进,想起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,想起“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”。其实,龙马精神,早已转化为我们民族血脉里的一种基因——是那种向往自由、忠于所托、坚韧前行的品格密码。这种民族品格,是中华文明长河中永远不会熄灭的星火。

于是这马年开岁之时,笔者忍不住写下一首咏马诗,敬请方家指正:

扶摇千里起鲲鹏,昂首鸣风意气横。
但见云衢开大道,应催鞍辔踏新程。
识途当扫雪泥恨,伏枥犹存老骥情。
海日升腾开合处,新元历历报光明。

“回来了就好!”

□ 崔显实

人世

“回来了就好!”这是不久前,家乡建始县高坪镇老乡小王从上海徒步1400多公里到家后,父亲对他说的第一句话。

回家,一个简单的词语,蓄满了中国人最深沉的情感。过年回家,更是在这种情感的天平上,加了一枚名为“团圆”的砝码,重于泰山。

小王这一路,从阳历新年走向传统新年,途中数次也曾想要放弃,但那份向着家门跋涉的执念,犹如黄河长江之水,揣着入海的信念,穿越九曲十八弯,终究奔流不息。当他踏进家门时,鞋底还沾着江南的湿泥、中原的干雪、荆楚的薄霜。

团圆,是过年永恒的主题。世上的路条条通罗马,而最近最暖的那条,一定直抵家门。母亲年事已高,眼神浑浊,再也引不动那根缝衣的针线,但临行前密密缝制的叮咛,早已化作一张温柔的网,任你远游千里,也走不出来。

说起对“回家”的怯懦与渴望,我总想起叔父那年的徘徊。那年,他生意失意,觉得无颜面对家人,便选择在离家仅20多公里的建始小城,以流浪为生,蜷身桥洞,饮风吞霜。祖父和父亲屡次找寻,他总能避开。直至腊月二十八,或许血脉间冥冥牵引,父亲竟在离家仅一里的地方,把徘徊不逃的他“逮”回家。后来才知,他曾多次走到附近又折身逃离,继续流浪。

不经意间,城市主干道路灯杆上换上“欢迎回家”的显示屏。那柔和的光,一字字映进眼里,温暖而郑重。

“回来了就好!”这句话烫在路灯的显示屏上,也烙在每个奔赴团圆的人心里。

你呢?是已经推开那扇熟悉的家门,还是正把远方,一步一步走成故乡?

冬日里的炭火罐

□ 陈前进

风物记

北京的冬天,常常让我陷入一种时空错乱的恍惚——窗外北风凛冽,枯叶被卷着沙沙作响,室内却因为有暖气,一片温暖如春。

“此刻,老家湖北的冬天,该是怎样一番光景?”这个念头总会不合时宜地冒出来。南方的冬天没有北方的朔风凛冽,却有一种渗入骨髓的湿冷。童年的冬天,是从清晨的第一口哈气变成白雾开始的。天色还未亮透,灰蒙蒙的,我会赖在被窝里,将冷衣服一件一件拖进温暖的被窝,迟迟不起床。母亲在窗外一遍遍地催促,我才从被窝里挣扎出来,冰冷的衣服贴在皮肤上,激起一阵阵鸡皮疙瘩。

然而再冷,也挡不住我们求学的脚步。那条通往小学的充满杂草的田埂,在冬日里显得格外漫长而泥泞。田埂上的枯草挂着白茸茸的霜针,水田里都结了薄冰,结了冰的田间小路,脚踩上去,会“嘎吱嘎吱”的脆生生地响。风像刀子一样,毫无遮挡地刮在脸上。一路上,小小的身影,缩着脖子,背着书包,在晨光熹微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。但这行军般的队伍里,却流动着一种别样的“生机”,灵醒的湖北人总有一套解决问题的办法。

这生机,便来自手中那个简陋而伟大的发明——小油漆罐取暖器,本地也叫“火罐”。制作这种简易的“火罐”,一般都是就地取材。我通常是捡别人做油漆工剩下的油漆罐,最好是矮柱形,比拳头稍大,洋铁皮那种。我会央求大人用钉子将罐子底部和周围凿出几个孔,以便空气流通,也让炭火的光芒得以透出。父亲再用钉子将罐身凿出疏密有致的孔,罐子上面是散烟透气的,下面靠近罐底部,则需要留稍大一些的孔,用作进风口。罐口两边,对称地铆上两根粗铁丝,完成提手的形状,有讲究点的还会在提手上缠上厚厚的布条,以免磨手。这便是冬日里最宝贵的“暖手宝”。

每天清晨,吃过早饭后,母亲会小心翼翼地用火钳夹出几块烧得正旺的木炭,放进罐底,再盖上一新添的、未燃尽的木炭。这小小的炭火罐,就成了我们冬日上学行军中的“圣火”。走得急,风大,氧气足,火光就会更大,自然也更暖和。我和小伙伴们一边走,一边有节奏地甩动着手臂,让小罐子在身侧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。空气从孔洞中灌入,呼呼作响,罐内的炭火随之迸发出更明亮的红光,像一颗颗跳动的心脏。

走一段路,手冻僵了,便赶紧停下来,几个人围在一起,把冻得通红的小手凑近那小小的孔洞。热浪扑来,慢慢驱散了指尖的麻木。那是一种带着烟火气的、粗糙的温暖,暖得皮肤微微发痒继而生疼,却又无比受用。

到了学校,教室里同样没有暖气。老师讲课时呼出的白气,在空中飘散、融合。教室的墙壁似乎能吸走所有的温度,窗户的玻璃上永远蒙着一层白蒙蒙的水汽。有的同学会把“火罐”带进教室,烟雾缭绕的。我们坐在冰冷的木质板凳上,脚常常冻得失去知觉。于是,课间十分钟便成了我们“续命”的黄金时间。

“挤暖”和“斗鸡”,是课间最盛大的集体活动。“挤暖”极其简单,就是一排孩子,面朝墙壁,像一串糖葫芦似的紧紧挨着。随着一声“开始”,两边的人便开始合力向中间挤压。顿时,口号声、尖叫声、笑声混成一片。“斗鸡”则更具竞争性,每个人都单脚站立,另一只脚用手抱住,用膝盖去攻击对方。在小小的教室空地或走廊上,一群“金鸡独立”的小勇士们蹦蹦跳跳,互相冲撞。运动中,身体很快就热了起来。游戏看似粗野,却充满欢乐。

上完一天的课,夕阳西下,天色暗淡下来。回家的路显得愈发清冷漫长。此时,苦撑一天的炭火罐早已没有了明亮的炭火,变成了冰冷的铁皮。但我还是把它视若珍宝,抱在怀里带回家。因为第二天早晨,它的炭火依然会很旺,依然会给我温暖。

推开门,饭菜香和煤炉味扑面而来,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身影让我感到温暖。很快,大家都围坐在火塘旁,我迫不及待地抓起堆里扒出捂热的红薯,剥开后就大快朵颐起来。一旁的妹妹捂着嘴偷笑:“哥哥变成花脸猫啦。”我偷偷瞥了一眼脚边的炭火罐,伸出冻僵的脚夹住我的这个“好伙伴”,听着大人们闲聊家常,窗外是呼啸的北风,窗内是安稳的岁月。



《奔马图》(中国画 370cm×150cm) 李乃蔚 作

寿苏文四题

□ 熊召政

北宋元丰五年腊月十九,一代文宗苏东坡于黄州赤壁矶头会友雅集,庆贺寿辰。席间,进士李委献《鹤南飞》曲求题诗,主宾尽欢,华夏文林遂有作寿苏会之传统,历代承续不绝,堪为千古佳话。

黄州安国寺承袭此风,历年举办寿苏会纪念东坡先生,一届更比一届盛,文脉馨香远播,引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与高度赞誉,成为传承东坡文化、凝聚人文情怀的经典盛事。笔者每届受邀参会,并撰寿苏文以贺。以下是近年笔者所作寿苏文四篇。

丁酉年寿苏文

先生高寿乎,九百余年前六十四春秋,中寿也;先生高官乎,半世光阴走在迁谪路上,贬官也。先生奇才乎,奇则奇矣,盖世才华只换来妻离子散;先生佛家乎,

佛则佛矣,儒生忧患却掩了世外烟霞。然先生不必高寿,其诗词、其书法、其文其策,雄踞文化之巔,与日月同寿也;先生不必高官,其襟抱,其操守,其仁共智,铸为庙堂之杰,与圣贤比肩也。天地逆旅,英才不永。我仰先生,仰道统之风范;我寿先生,寿中国文人也。

——岁在丁酉年腊月十九(2018年2月4日)

戊戌年寿苏文

先生上承楚之屈宋、唐之李杜。文倾国,字傲世,诗词绝代。先生雄踞艺术之巔,九百年后仍无人能出其右。先生若无黄州,必不能成东坡;黄州无先生,必不能壮文脉。先生居黄州四年,有穿林赤壁为家,横江白鹭为友。数辈文人从游,帝有雪堂,寺有安国。竹杖芒鞋,清歌浊酒。是乐亦有诗,忧亦有诗。蕞尔黄州,从此风流。年年为先生寿,既寿斯文声气,亦寿黄州文脉也。

——岁在戊戌年腊月十九(2019年1月24日)

甲辰年寿苏文

先生有救襄之笔,醒世之文,豪杰之词,神仙之诗,

真可谓双手能掸千岭雾,半卷能封万户侯!来黄州之前,世间只有子瞻;赤壁之后,天下始有东坡。牵黄擎苍,君自如也;竹杖芒鞋,我不及也!然生前众生景仰,终不改贬谪之命;死后称誉百世,却难居庙堂之高。文章憎命达,诚哉斯言!高处不胜寒,智者之语。以作品传世,福报无二。从文脉续命,寿者至尊!

——岁在甲辰年腊月初三(2025年1月2日)

乙巳年寿苏文

身处逆境,必欲奋发有为者,是谓大贤;地虽穷陋,却能激励求索者,必是福地。东坡之与黄州,乃大贤与福地相聚,文采与形胜相求,人何幸哉,地何幸哉!得江湖之美,开风气之先,东坡居功至伟;供山水清华,涵民俗醇厚,黄州不负天才。纵然吃得干苦,却无一言断肠诗,东坡之豁达,乃文人之楷模。长江绕郭知鱼美,好竹连山觉笋香,黄州之滋味,养天下之俊才。我寿东坡,寿唐宋文化之精神;我寿黄州,寿人杰地灵之丰瞻。神与物游,思接古今,料东坡,必能允我。

——岁在乙巳年腊月初八(2026年1月26日)

诗歌苑

腊味如年

□ 刘源望

每一种腊味都是人造出来的
这些年,山里的燃料结构发生了变化
但山里人的火炉是留着的
那些干枯的柴火
取暖。廉价。生态

没有人能够说它起始于哪一年
肉。鱼。经过盐腌烟熏以后
至少能吃到插秧割谷
还不会腐坏
腊味和腊肉,就这样刻进了骨子里

如今的升级版,还会在柴火里加上
各种香味的树枝落叶
甚至添加一些山里的土药材
最经典的两个大菜
腊肉炖过油豆腐。腊猪蹄炖绿豆
切记,腊肉汤是不冒气的
喝时不能心急

过年时节。只要你走在圩子里
空气中弥漫的
年味与腊味
几乎就是同一个鼻子出的

写在新年扉页上

□ 石潭

最后一个词是落叶。而后
把黄昏昏倒在昨晚的西街
叶子上的脉络夹进记忆里
等风雨重新涌入十字路口
青色的云烟从南岸吹来
没想再多走一步
怕遭遇北岸七尺浪涛
一直都想自救,即便灯如莲花

又过了大雪日,雪还没下
还看不到雪后的真实,放缓呼吸
拿起笔,把距离写满一张白纸
或者画一棵菩提树的高度
这就和雪地上的脚印一样
那是一寸光阴的
长短,和未知后来的深浅

沁园春·年味

□ 刘天荣

斗柄回寅,九域迎春,年味倍浓。看雪花飞舞,旧年舞舞,腊梅绽放,新岁飞虹。福字生辉,春联写意,映照千门一片红。忙年货,喜家家购物,品目盈充。
除尘扫舍新容。游童乐,雪场正逐雄。又炊烟袅袅,山珍海味,香风馥郁,岁

新年的跫音

□ 周益民

雪落肩头,掸去岁末的尘霜
梅枝绽放,晕开新年的暗香
旧符换新桃,时光的扉页轻响
我们踏入这未知的岁月长廊
霜寒凝露,在暖阳下消散
过往的故事在记忆中封藏
愿眼眸盛下星河滚烫
心底的期许如春花绽放

且把岁月的沧桑酿成佳酿
敬一路的风雨与晴朗
愿漂泊的心灵寻得暖港
疲惫的羽翼重获力量
听新年的跫音在大地回荡
那是希望在破土生长
我们于时光的笺上写下诗行
向着光,奔赴下一场盛放

赐春风。除夕通宵,烟花绽放,歌舞银屏
乐九重。团圆宴,共举杯庆祝,盛世年丰。

临江仙·新岁赞马

□ 赵世华

蹄踏祥云临岁首,门盈炮仗迎春。相逢拱手贺声频。老称少骏马,少赞老龙神。吉语纷纷妆正旦,互恭马岁温馨。祈

马到成功(歌词)

□ 黎耀成

出门满面是春风,
骏马在奔驰,花香在飘送;
东家传喜讯,西家话年丰;
左右舍绽笑颜,男女老少乐融融。

抬头满眼红灯笼,
八骏献祥瑞,春潮在涌动;
你家大团圆,我家迎宾朋;
声声祝福多甜蜜,杯杯美酒醉心中。

快马加鞭,马到成功,
城乡处处春意浓;
日子越过越红火,年年喜相逢。

万马奔腾,马到成功,
万里江山一片红;
生活越来越甜美,人人圆好梦。

福兮岁好良辰。千程须奋翼,万里更绝尘。

七律·迎春

□ 甘翠皎

东君挥袖散琼英,冻土新雷醒蛰萌。
雪润梅腮初破蕊,风梳柳眼已含情。
千山褪素青梢透,百舸争流白鹭鸣。
莫叹寒深芳信晚,且听云外雁声惊。